

长篇历史小说

元惠帝的皇后高丽女奇氏，利用权倾朝野的右丞相脱脱，在朝廷呼风唤雨上下其手，与高龙晋为首的巨官集团展开了疯狂的角逐。利诱、智慧、奸诈、权谋、倾轧、沉

大元奇后

又名「高丽贡女」

浮，令人目不暇接，心惊肉跳。民间白莲教、红巾军起义风起云涌，蒙古地方军阀也兵刃相向混战一团。朝野动荡，大元政权岌岌可危。

陈响·著

华夏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元惠帝的皇后高丽女奇氏，利用权倾朝野的右丞相脱脱，在朝廷呼风唤雨上下其手，与高龙普为首的宦官集团展开了疯狂的角逐。利诱、智慧、奸诈、权谋、倾轧、沉

大元奇后

又名「高丽贡女」

浮，令人目不暇接，心惊肉跳。民间白莲教红巾军起义风起云涌，蒙古地方军阀也兵刃相向混战一团。朝野动荡，大元政权岌岌可危……

陈响·著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元奇后/陈响著. -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9.2

ISBN 978-7-5080-5117-8

I. 大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09247 号

丛书策划:高 苏

电 话:64663331-3069

电子邮箱:huaxiagaosu@163.com

责任编辑:高 苏

封面设计:郭 艳

出版发行:华夏出版社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,邮编:100028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圣瑞伦印刷厂

装 订: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

版 次:2009年2月北京第1版

200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:670×970 1/16开

印 张:16.75

字 数:269千字

插 页:2

定 价:28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目 录

第 一 章	三个女人	1
第 二 章	阉 割	19
第 三 章	左右之争	37
第 四 章	上 都	67
第 五 章	万千红巾	83
第 六 章	天魔舞	105
第 七 章	战高邮	127
第 八 章	龙凤北伐	153
第 九 章	凤还巢	181
第 十 章	投毒元妇官	209
尾 声	覆巢之下	243
写在最后	263



大元奇后

第一章

三个女人

大元至元六年，大都，兴圣宫。

一个侍女模样的姑娘走进来，奇皇后两眼一亮，伸出青葱似的指头，招呼她带人进来。姑娘让进两位头顶披风的女子，她们头也不敢抬，慌忙取下斗篷，行起大礼。

“妹妹们客气了，快请起来吧。”令俯首的两人诧异的是，这蒙古第二皇后^①一开口，讲的居然是高丽话！烛焰扑扑跳动了两下，她们既惊又疑，眼前可见二皇后绣着金枝花的大红裙角，还有红彤彤的裙旁一只已经泛青、张牙舞爪的手。

让赵顺英惊讶的不是那尸体，而是身旁这个女人，高丽晋宁府院君姜融之女姜长姬。七年前，高丽国颁布禁婚令，全国在籍童女不得婚嫁，供官府挑选适龄美女向大元朝进贡。那天下着倾盆大雨，乌云黑压压罩在屋顶上，爹爹披着蓑衣，领着她飞快往山上跑。前面的树林里，她看到了平时领自己玩耍的小哥哥，墨似的天空中一个霹雳接着一个霹雳，闪电铮铮亮，像无数把利刃。

她今天已经不记得那男孩子的面貌，只是坚信他应该是英俊的，和所有节日里木偶匠手中窜来跳去的少年英雄如出一辙。她如今再没有机会去确认了，大雨中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队追兵，红色的官衣，鲜亮地撞碎雨珠。

她被牢牢拉住，无法走脱，然后就见空中的雷电落到地上，幻化成雪亮的凶器。那光打在爹爹身上，紧接着飞向林中的少年。一切都寂静了，再没有沙沙雨声，也没有叫喊和金属的撞击声，她甚至连自己的叫声也听不到。她只是个孩子，那么弱小，就被权力和暴行湮没了。

她连拉带拽被拖回家，门槛上是娘扭曲的肢体。院子里站着各式各样的人，有高丽人也有外国人，穿着奇异的服装，哈哈大笑。哥哥姐姐不见了踪影，只有老槐树上的秋千架还在风雨中飘来荡去。

赵顺英倏地闭上眼睛，一切本该在七年前断绝了，可身边的姜长姬就像一把打开沉重木门的钥匙，啪嗒一声，接上了那个中断的结点。她茅塞顿开，原来她们的故事并没在七年前结束，而是在七年后的今天才刚刚开始。

对这位二皇后的身份，她心中八九不离十了。她扬起唇角，两腿一翻，从跪姿成了坐姿：“姜长姬，起来吧！七年不见，你还是不会动一动脑子！”

^① 第二皇后：蒙古传统，大元皇帝可有多位皇后。

她不喜欢姜长姬，虽同为贡女，姜长姬的父亲却贵为晋宁府院君。她不是强行征纳的，而是“举重若轻”的姜大人自愿献纳的。姜长姬在征收贡女的元朝官员面前谨小慎微，很得大元使者的欢心。而这所谓的使者，正是赵顺英穷其一生都想斩杀的仇人：那个大雨天里站在娘尸首前的罪魁祸首——大元资政院使、高丽籍大宦官高龙普。

当她们的队伍出了高丽国境，来到大元辽阳行省沈阳路，她出逃失败摔断了腿。被抓到高龙普面前，她从腰间抽出娘留给她的银妆刀，拉住自己的辫子，刀锋在月光下忽闪着穿透黑发。一团滑腻的乌丝甩到脚下，高龙普瞪大了眼，就这一刹那，赵顺英飞鸟一样冲上去，妆刀握在手中，仇人近在咫尺。血流出来，沾湿了她的衣裙。

中刀的人大喊起来：“啊！啊！啊！”士兵们如梦初醒般围上去，扯她的头发，把她按在地上。嘴巴里都是泥土，呛进鼻子，咽下肚去，她只知道笑。

她仍被带在路上，姜长姬看怪物一样看她，照顾她的只有另一个小贡女。那女孩儿出身农民家庭，连个像样的名字也没有，大家都叫她小鸽子。一天，小鸽子俯在她耳边阴沉着嗓子：“看看那辆带毡帐的马车，知道里面是谁吗？高龙普没死！”

赵顺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泪落下来，灼烧着干燥的皮肤。一进大都城，她就被从车上赶下来，折断的那条腿还没复原，她就被丢弃了。马车一辆接一辆从身边轧过，她爬起来，发现黄土中有一只憔悴的银簪子。那是小鸽子她娘留下的遗物，刚才与元兵拉扯时，她偷偷塞给了自己。

对，小鸽子！姜长姬也想起了那个同车入元的农民之女，她怎么能忘记，七年前来到大元的贡女一共有三位：赵顺英因固执反抗被高大人丢弃在大都城，自己则因出身高贵被献给了当时的太傅、后来的右丞相伯颜，还有一位，是入宫做了宫女的小鸽子。

姜长姬抬起头：“是你？”奇皇后微微一笑，一脸端庄肃穆，周身宝气辉煌，出挑的容貌配上高耸的大红罽罽冠，盘龙绣凤的蒙古袍子，晃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赵顺英瞥一眼染血的地毯：“小鸽子，这么多年不见，深更半夜找我们入宫……”

奇皇后但笑不语，赵顺英身上带着一股脂粉气，从孤身一人带着一只次等银簪徘徊在大都街头的高丽流民，摇身一变成了如今这个进退有度的贵妇人……她，十有八九入了妓行。奇皇后也不点破，亲

手点上两盏好茶：“今天请二位妹妹来，确实有事相求。”

姜长姬战战兢兢抿一口茶：“你已经贵为皇后，天底下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呢？”奇皇后为自己也点上一盏茶，滚烫的热水注入青白瓷盏，翠绿茶末喧闹着从盏底飞升，那气势可说是磅礴的。她手握茶盏轻轻摇晃：“上好的龙井茶一定要用虎跑泉的水点饮，你们看，滚水冲激茶末的力量有雷霆万钧之势，这样茶香才能脱颖而出。所以我说，虎跑泉点龙井茶，就是要让龙虎相斗，啃咬厮杀，等到尘埃落定，方有这甘美绝伦的味道。”

赵顺英想了一想：“龙在天上，虎在地下，不要说孰胜孰败，恐怕连一争高下的机会也没有。”

奇皇后笑了：“高龙普这个名字，妹妹还记得吗？”赵顺英刷地变了脸色。

“点一碗好茶和高大人有什么关系？”姜长姬问。

赵顺英猛回头抓住她的衣领，连衣带人摞在地上：“姓姜的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不许你再说什么高大人！他是魔鬼！”

姜长姬失色。她被欺负怕了，自从嫁进伯颜家，她没有一天得宠，金发碧眼的鞑罗思美人、高鼻深目的畏兀儿美女、精明能干的回回女人，与之相比，她不过是个第三等级^①的高丽侍妾。七年了，她忍受了贵族小姐不堪忍受的欺凌，现在，连只见过一两面的丈夫也被放逐到南恩州，迎接她的不外乎三种下场：流亡、降为奴婢、死去。

奇皇后知道她的境遇：“长姬，你想没想过改嫁？你还不到二十岁，今后的路还长。”

姜长姬美丽的眼睛湿润了：“我是罪人之妾，哪能说改嫁就改嫁……如果让我到边疆荒地做一个奴婢，还不如现在就死了干净！”

奇皇后跟着她的话锋：“其实，我倒有个好人选，你改嫁给他就不用流亡他乡了。”

姜长姬吃惊不小：“你说的是……”

“这个人年纪轻轻，仪表堂堂，是皇上倚重的青年俊杰，而且他对你心有所系，你若是嫁给他，定能享尽鱼水之乐。”

姜氏有些心动：“这个人……”

^① 元代民族等级制度：蒙古族统一天下后，将臣民按归附顺序分为四个等级：一等国族，即蒙古族；二等色目人，即较早归附的西北、西域及欧洲人；三等汉人，包括原金朝境内的汉人、高丽人、女真人、契丹人等，以及云南、四川两省大部分居民；四等南人，即较晚归附的南宋境内的各族人，也叫新附人。

“脱脱。”

“脱脱？”晴天霹雳在头上炸响，姜长姬一字一顿：“皇后，你说的是我丈夫的侄子脱脱？害我丈夫被流放南越烟瘴之地的就是这个畜生啊！”

奇皇后眉目间似有笑意：“没错，就是他。”

姜长姬腾一下站起来，双眼因怒气眯成一条缝：“小鸽子，你安的什么心！”

静静长夜，这一声哀叫着实凄厉。赵顺英把她拉到身边：“小声点，让人听见不得了！”

奇皇后也不恼：“不怕，周围没人，有两个不识时务的，也开不了口了。”

姜长姬看她脚边那两具尸体，汗毛立了起来：“我说你这么多年没有音讯，今天忽然找上我们，果然没安好心！”

“长姬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你既然嫁了个蒙古丈夫，就该把高丽人的伦理道德放一放。我们这些来自异国的女人无权无势，就算为了死后墓碑上能有个名字，都得付出一生的努力！”

赵顺英低下头，奇皇后的话她深有感触。

“一百年来，多少高丽贡女来到大元，一夜成名的寥寥无几，大部分是死了也没人怜悯的无名小辈，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？你愿意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做一抔寂寞的黄土吗？”姜长姬无言以对，她没想过这些，她入元后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自怨自艾。

“我有幸得圣上宠爱，从小小的侍茶宫女爬到皇后的位置，我受的苦遭的罪有谁知道？我被你目空一切的丈夫那个权相伯颜，扯着头发辱骂，他说‘高丽贱民不得为皇后’！但我不甘心，高丽女人怎么就做不了皇后？你们看见了，伯颜流放了，而我，十九岁就成了大元帝国的第二皇后！”

她两手抚上微鼓的小腹：“这也是我为什么身怀六甲仍然不惜手沾鲜血……我要有自己的力量，你们就是我坚实的盟友，天下这么多高丽贡女都是我的盟友！”

“我们也是你计划里的一部分吗？”赵顺英问。

“顺英，高龙普掌控后宫，凭你一己之力无异于蚍蜉撼树。如果你跟我一起共谋大事，我保证，你的灭族大仇不日可报！”奇皇后稍顿，“别忘了，我对你还有赠簪之恩。”

“好，你让我做什么，只要力所能及，我在所不辞！”

“痛快！”奇皇后露出钦佩神色，“我让你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

的伟业，只想请你做一夜温柔体贴的女人。”

“哦？”赵氏讶异。

“我让你明天晚上陪伴一位朝廷命官，他会带着我的一件信物。你什么也不必问，只要享受身为女子的乐趣就好了。”话里透着蹊跷。

赵顺英还是俯首回礼：“我记下了。”

奇皇后转而看姜长姬：“长姬，你呢？”

姜长姬紧张道：“顺英已经帮你了，跟我还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改嫁脱脱，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。蒙古人之间，弟娶兄嫂、儿娶父妻本就平常，侄子收继叔叔的妾室也算不了什么。你从小锦衣玉食，难道愿做人家的奴婢，过凄凉的生活？”

姜长姬并没被吓倒：“你觉得嫁给侄子没什么，那你去嫁好了。脱脱是害我丈夫的仇人，嫁给仇人这样不知廉耻的事情，”她神色一凛，“我不会做！”

奇皇后瞪着凤目：“你再说一遍！就算是死，也不改嫁脱脱？”

“就算是死，我也不改嫁给他！”斩钉截铁的一句话，别说奇皇后，赵顺英也动容。

“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窝囊废、软柿子，我想怎么捏就怎么捏，没想到，你倒给我来了个出其不意。”奇皇后笑，“过去我小看你了，没发现你在‘贞节’二字上如此固执。”

姜长姬不看她，也不答话。

“我佩服你，可是脱脱这个男人，你不嫁也得嫁！”一改方才的谦逊平和，奇皇后面目狰狞起来，“你不怕死，好！你在高丽的父亲怕死吧？你全家上上下下百十来口怕死吧？”

姜长姬和赵顺英皆是一震。

“姓奇的！”姜长姬两行热泪夺眶而出，扑过去掐奇皇后的脖子，“你要杀我全家？你的刀口对着高丽人？亏你刚才龙虎相斗说得豪气干云，你不过是利用我们为你和你肚里的孩子争权夺利！”她手指越掐越紧。

奇皇后一把推开她，反手拽住她的衣领，用力扯开。姜长姬惊叫一声，见奇皇后从身旁矮几上抓过一个东西，翻手亮出：“长姬，你看清楚，这是我身为大元第二皇后的凭据！”

姜长姬呆呆注视那茶盏大小的黄绿色石头，上面阳刻着三行蒙古八思巴文篆书。她不敢轻举妄动了，她怎么敢轻举妄动！这小小的一块石头就能决定高丽国内她全家人的生死。

“长姬，你可要仔细掂量，是家人的性命重要，还是你一个人的节

操重要,你别逼我把这宝玺盖在什么灭族的名册上!”说着,奇皇后向朱红的章底呵了口气,用力按在姜长姬裸露的肩膀上,“长姬,你今天晚上就带着这个印记去找脱脱,让他知道你是我嘉奖他铲除奸臣的谢礼!今夜是你唯一的机会,如果脱脱大人不尽兴,或是从你嘴里说出了什么不该说的话,你就准备为全家披麻戴孝吧!”

屋外的姑娘推门进来,示意时间所剩无几。赵顺英拉起姜长姬,遮上披风,钻入夜色之中。

奇皇后长吁口气,看着地上的两具死尸。她扯乱身上崭新的凤袍,拽掉罢罢冠上奢华的饰品,踢翻桌子柜子,躺进腥臊可怖的血泊中……

风声越吹越急,间或听到飞鸟振翅的声音。敲门声传来,还有雪地里不停跺脚的声音。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,外面的人耐不住寒冷,走了进来。

屋子里灯火通明,贵妃达麻实里定睛一看,满地狼藉中七扭八歪三具尸体。她甩过头,闭上眼,突如其来的场面让她战栗。

“娘娘,这儿怎么连个守夜的下人也没有?”同来的小宫女战战兢兢。

达麻实里不是傻瓜:“此地不宜久留,走!”跑出皇后寝殿,一眼看见前面两排明晃晃的火把,她魂不附体,拔腿往姨母太皇太后的寝宫跑。

“是谁!”身后一声暴喝:“站住!”达麻实里无暇回头,可没跑出多远,她和两个侍女就被死死攫住后颈,罪人一样带到奇皇后毡殿前。她摆动着脑袋,龇牙咧嘴,直到被推进明亮的屋子里,看见靠坐在皇帝怀里“奄奄一息”的第二皇后,才安静下来。

“皇上!”她被摁着肩头跪下:“臣妾不知情!求皇上明鉴!”奇皇后气喘吁吁,满面惧色,脖子上五条清晰的指痕。达麻实里看着她,满眼乞求:“二皇后,你快、快告诉皇上,告诉皇上这件事与我无关!”

奇皇后咳嗽,良久,颤巍巍抬起指头,不偏不倚指向她:“皇上,救命……”此言一出,房里的气氛紧张起来。

“皇上!我进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!我一个女人,哪有力气杀死两个太监再去谋害皇后!不信你问这两个小宫女,她们从头到尾跟在我身边,你问她们!”达麻实里拉过两个女孩儿,把她们推到皇帝面前。她们哆哆嗦嗦,连连磕头:“是……是,贵妃娘娘说的都是实情……”

达麻实里找到了支持和依托,浑圆的脸上焕发出一抹异样的光

彩：“皇上听到了，臣妾说的都是实情！再不然……可以检查尸体！我来之前他们已经死了，现在肯定僵硬了！”

“闭嘴！”年轻的皇帝手拍桌案一声怒斥。

“皇上？”达麻实里无法理解这急转直下的情势，小小的眼睛睁到最大，光亮却只有如豆的一点。庚申皇帝妥欢帖睦尔晶亮的眼瞳在烛火间闪动：“你没做亏心之事，为什么要往太皇太后处逃窜？你没做亏心之事，为什么见了朕也不来叩拜？”达麻实里哑然。

“不就是因为仗着太皇太后撑腰，才敢骄横跋扈，任意妄为！才敢三更半夜跑到皇后寝殿杀人放火，欺君罔上吗！”暗红尘霎时雪亮，热春光一阵冰凉！达麻实里愣愣看着面前这个伟岸男子，她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，一行混浊的泪水沿颊而下。

“达麻实里，你身为贵妃，受太皇太后卜答失里指使，公然行凶，事败后拒不认罪伏法，按大元例律，你该当何罪！”

“不！皇上，这件事和太皇太后没有关系！”达麻实里膝行至皇帝脚边：“皇上千万不要受了小人的蒙蔽……”

妥欢帖睦尔一脚踢开她，冲怯薛^①中佩宝刀的云都赤^②喊道：“妖言惑众！给朕斩了！”一甩衣袖，手指两个噤若寒蝉的小宫女：“劣主必出恶奴，与主同罪！”话落一片惊叫，接着，刀起刀落，噗噗噗三声，又见满地血光。

月亮躲进层云，天色转亮，年轻的皇帝与皇后对视着无法入睡：“扫除了高龙普的眼线，又栽赃了达麻实里，今晚我们大获全胜。”

妥欢帖睦尔在被子里握住奇皇后的手：“等脱脱站到我们这边，我让太皇太后那老妖婆知道我的厉害！她杀我母亲和弟弟，让我做了七年傀儡皇帝，这两笔账我一齐同她算！”

奇皇后道：“你别高兴得太早，达麻实里身首异处，太皇太后能善罢甘休？再说，天亮了高龙普一回来，知道他派到我身边的两个心腹太监一命呜呼了，他能不小心防范？我的皇上，伯颜只是流放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！”

她眨了眨眼：“你这个皇帝呀，当得还真有点窝囊！”

她凤眼流波，故作轻松的调侃引得失意帝王一时忘了烦忧：“好啊你，敢说朕窝囊，看朕怎么收拾你！”他翻身上去，两人不多时就离

① 怯薛：元朝皇帝的护卫军组织。

② 云都赤：蒙古语，佩宝刀者，怯薛官中最尊贵的一种。

了尘世，共赴巫山去了。

妥欢帖睦尔是明宗长子，生于庚申年，被称为庚申皇帝。他十三岁登基，即位后的第一个敌人就是亲婶婶、太皇太后卜答失里。文宗毒死亲兄明宗上帝位，其妻卜答失里母仪后宫。因生母是回回妓女，妥欢帖睦尔从小被叔叔剥夺了皇位继承权，流放到高丽大青岛和广西静江。他成为皇帝后，卜答失里仍然控制宫廷，逼迫他下诏将皇太后的称呼该为太皇太后，身份从婶母变成祖母。七年来，他无时无刻不在等待为父报仇的机会！

大都冬日的晨曦毫不绚烂，高龙普乘着高头大马，风尘仆仆向宫门疾驰。昨天小鸽子拜领了第二皇后的册文宝玺，后方已稳，他这才连夜出宫联络朝臣。前后拜访了十余位大臣，听说伯颜在江西隆兴得了疾病，眼看性命不保。他手脚冰凉，伯颜这个后台没了，他也危险了。

边走边想，进了兴圣宫门，却见宫女们神色古怪，三五成群围坐一处。他两把老眉拧成一团：“怎么回事，一个个举止乖张，见了鬼不成！”拍掉身上灰尘，他叫过来一个面孔生疏的小宫女：“二皇后呢？”

“皇后不在，一大早出去了。”

“出去了？去哪儿了？谁跟着呢？”

“是香恩姐姐陪着去的，奴婢不知道去哪儿了。”

高龙普睨她一眼，恶狠狠地：“又是个白吃饭的！给我叫李寿、王顺过来。”他大摇大摆往屋里走。

小宫女欲言又止的样子：“李寿和王顺……他们……昨天晚上死了。”

高龙普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石头一样竖在门槛上。

“是被达麻实里贵妃用青瓷花瓶砸死的。”

“两个都是？”

“奴婢不知道，奴婢后半夜才调来……”

高龙普转身，惨白的皮上长着几块灰斑：“谁知道详细情形，都给我找来！”

“大人，兴圣宫除了香恩姐姐，宫女太监都是昨晚换进来的，没有知情者！”

高龙普扫视眼前下人，果然没有一张熟面孔。他转身进了屋子，虚脱地靠在门板上：“皇帝长大了！翅膀硬了！有主意了！”他一脚踢在御赐的雕漆牡丹渣斗上，污水混着脓痰，洒了一地。他的人死了，

太皇太后的人也死了，这对谁有好处？双手抱头，老太监恨不得往墙上撞。

硕大的老鼠沿着木门边缘爬行，王禛蜷缩在茅草比较厚的一角。远处传来锁链击打木头的声响，他挺直背脊，往冰冷的墙壁上靠。其他笼子里的人和他一样，一声不出，凝固在污浊的空气里。蒙眬中漆黑的人影经过他的牢门，向前走去。他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放下了，整个人瘫软在茅草堆里。他向慈悲的佛祖叩谢，可那火把不知怎的，又飘飘悠悠晃回来，连反应的时间都不给他，停在他门前。

刽子手来了！他噌一下站起来，冲上去抓牢门：“你们弄错了！不是我！不许开门！我命令你们不许开门！”铁门在寒冬中长期紧锁，狱卒从外面踢了一脚，哐啷一声，把他弹到一边：“我是高丽王，你们没权利杀我，我要见皇上！”

他跪在地上，眼泪鼻涕糊在脸上：“大人，我求求你，你替我跟伯颜丞相说说好话，我……等我回了高丽，一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！”

对面的黑影把他从草堆上扶起来：“殿下，折煞我了。”很轻柔的嗓音，温文中透着甜美，“殿下是高丽大王，谁斗胆动大王一下，我饶不了他！”

王禛愣住，鼻子抽抽搭搭：“你是……”一双玉手从半月形的袖管伸出，不慌不忙取下头上鸦青色的斗篷。

“你是……元妃？”王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撅着屁股，就着火把的微光打量这曾与他有一面之缘的女人。

奇皇后行个大礼：“我已经不是元妃了，承蒙圣上厚爱，昨天拜领了大元第二皇后的册文宝玺。”

王禛一听，吓得趴回地上：“微臣怎敢受皇后娘娘大礼！”

奇皇后第二次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：“殿下说笑了，我虽贵为皇后，却是高丽子民，在大王面前哪有倨傲之礼。”

王禛更是害怕：“微臣戴罪之人，已被圣上免除王权……”

奇皇后把斗篷递给金香恩：“殿下不必惊慌，你我同是吃高丽的五谷长大的，不妨坦诚相对。”王禛半信半疑，奇皇后是大太监高龙普亲自选送的妃子，她该和高龙普是一派，与自己是敌非友。

奇皇后开门见山：“我今天是来告知殿下，右丞相伯颜因独揽朝政、陷害忠良之罪，被圣上流放远疆了。”

王禛猛抬起头，双拳紧握，似乎有所震动：“殿下，我不是来害你，而是来救你回国的！”王禛像被人从后面踹了一脚，整个人立起来，昂

着脖子浑身打战。

“殿下想离开这大牢吗？”奇皇后一双美目凝视着他，“我愿为殿下效力，皇上忙着清查伯颜余党，一时半刻想不起殿下。”她露齿一笑，“不过，我可以帮殿下提醒圣上一声。”

“娘娘！”王禛一头撞在地上，“娘娘再造之恩微臣永世不忘！伯颜诬陷微臣奸污庶母庆华公主，让臣蒙受不白之冤，请圣上和娘娘明鉴！”庆华公主是蒙古宗王之女，八年前嫁给王禛之父、高丽王王焘。大元至元十一年，世祖忽必烈将亲生女儿下嫁高丽忠烈王，从此以后，每一位高丽王都迎娶蒙古公主为后。大元与高丽形成了独特的“舅甥关系”，所以，高丽又被称为驸马国。

奇皇后浅笑：“殿下回高丽后，示好之人一定比比皆是，我想提醒殿下，我们高丽人应该和高丽人在一起。”王禛点头称是。

“可殿下别忘了，高丽人里面，有些应该结交，有些则要敬而远之。我说的是什么人，殿下明白吗？”

“微臣愚钝，请娘娘明示。”

“高龙普！”

王禛一惊：“高大人深得皇上宠信，对娘娘也有知遇之恩……”

“哼哼！”奇皇后冷笑，王禛惶遽：“这……娘娘知道，高丽宦官狐假虎威，亲属也多在京^①身居要职，连我这大王都要看他们的脸色……可高丽王廷万万少不了他们！宦官与大元宫廷关系密切，高丽区区小国，也是靠着他们的纵横周旋，才支撑到今天！”

奇皇后点了点头：“殿下，不出三个月，伯颜与高龙普的罪案就会有个了结，我不放心的是，皇上与高龙普感情深厚，怕不会置他于死地。”

“娘娘的意思是……他会被贬到高丽？”

“十有八九如此，高龙普野心极大，对他你要格外小心。”

王禛明白了，他还是做傀儡，只是提线的人换了，从伯颜、高龙普换成奇皇后。奇皇后拍了拍他肩膀：“我在大元，殿下在高丽，我们两人联手，还愁天下不太平吗！”

王禛匍匐叩拜：“微臣谨遵娘娘懿旨！”

正午的大都城十分热闹，各色人等来来往往。一身酒味的蒙古

① 开京：高丽都城，今朝鲜板门店西开城附近。

人，身披袈裟的吐蕃^①僧人，头扎布巾的汉人学士，还有服色鲜艳的苗人。宽敞的大街上回回商贩云集，十几种语言混在一起，听不懂什么意思，买卖照样红火。眼看要到二月二了，卖石灰粉的多起来，连保大坊的枢密院桥上都是做买卖的商贩。御史大夫脱脱的宅邸就挨着这座小石桥，嘈杂的叫卖声让此刻在茶厅里苦苦等待的高龙普心烦意乱。

“高大人！恕罪恕罪！”洪亮的嗓音，与伯颜沙哑的喉咙截然不同，“我来迟了！”脱脱大步流星走来，微一施礼，坐到高龙普旁边。干练洒脱的风范，一扫高龙普的烦忧：“哪里，我多等会儿不碍事！”脱脱急饮口茶：“唉，不瞒高大人，我刚才是陷在温柔乡里，出不来了！”

“大人好兴致，为皇上立了大功，又有如花美眷相伴，老朽羡慕啊！”

“哈哈！”脱脱眉宇间一股英气，方方正正一张脸，梳着汉人发式：“我昨夜得一美姬，一宿缠绵不说，日上三竿了还舍不得放开她，那真是……个中滋味难与君说啊！”

高龙普连连点头：“尤物确实难得，可再好也好不过心中朝思暮想的那个人不是？”

“高大人说的是……”

“你叔叔那个高丽侍妾，姜不颜帖妮啊！”

脱脱闻言大笑，高龙普自以为得道：“我早知道你为她心折，不说茶饭不思，每晚梦中相见总有吧？”

脱脱笑得合不拢嘴，“我说高大人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高龙普一脸得意：“别说我看出来了，右丞相府里除了伯颜大人，哪个没看出来！”他故作神秘，“大人，我有办法弄到姜长姬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立刻去办。”

脱脱皱眉头：“高大人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我回宫向皇上请一道旨，让你收继了她，如何？”

脱脱没出声，泛着红光的脸上有一种难以捉摸的神情：“多谢高大人的美意，只是……”

“大人不必担心，这事我一定做得滴水不漏！”

“高大人，”脱脱困惑地笑，笑里藏着淡淡的嘲讽，“其实，我昨夜就是和姜不颜帖妮在一起，二皇后把她赐给我了。高大人不知道？”

① 吐蕃：今西藏，元时中央政府设宣政院管理吐蕃事务。

“二皇后？你是说……可她怎么……”高龙普的如意算盘落了空，“原来二皇后已经替老夫办妥了这件事！大人知道，我和二皇后不分彼此，她送的就是我送的，没什么区别！”

脱脱笑了笑，这其中有没有区别，他心知肚明。

日头西沉，彩云把蓝天撕出一条条血口子，点点寒鸦高叫着归巢。赵顺英侧耳倾听，除了乌鸦的叫声，还有阵阵车马声，喧闹着，流淌在大街小巷。

“夫人，有贵客到。”进来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子，黄褐色卷发，棕色皮肤，下巴上一颗痣吸引了她的注意。那是一颗红痣，老人笑起来，红痣跟着跳跃，把她拽入回忆的漩涡。爹的尸体倒卧在雨中，娘的尸体横卧在门口，高龙普哈哈大笑。他身后是一名畏兀儿官员，跟其他元兵一起吃肉喝酒。那人下巴上就长着这样一颗红痣，在酒水的冲刷下光亮夺目，仿佛要燃烧成熊熊大火。

“赵姑娘，多年不见。”苍老的嗓音，像夜里林间的阴风，这就是小鸽子让她服侍的客人？赵顺英没回答，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，轻轻放在地毯上。她一瞥，一枚光素银簪，这么一根簪子，却让她潸然泪下。这是七年前小鸽子留给她的，她用它换了一碗救命的面汤，它怎么又回到了小鸽子手里……

“赵姑娘，七年前……本官……”

“大人不必说了，你这位客，我接了。”赵顺英用彩锦把簪子包好，含苞的面容刹那间怒放：“大人怎么称呼？”

老人受宠若惊：“我叫沙刺班，奎章阁大学士、翰林学士承旨，曾是当今圣上的老师！”他一把握住她的手，“七年前我为姑娘的美貌不思茶饭，只是高龙普从中作梗，今天……今天真要感谢二皇后娘娘的隆恩美意！”

“沙刺班大人，我们算是旧识了。”赵顺英提起酒壶。沙刺班急不可待搂住她，她闪身躲开：“大人，我们时间多的是，何必急在这一时？”

沙刺班翻身把她压住，凑上去亲嘴：“我哪有那么多时间！美人儿，明天一早我就起程去高丽办差，咱俩的春宵苦短啊！”他铺天盖地亲下来，惹得赵顺英又是嬉笑又是尖叫：“你明天一早就走？这时候去高丽做什么？”

沙刺班喘着粗气，赵顺英冷眼看他：“你再不说，我可要送客了。”她只穿乳白小衣，玉体横陈在男人眼前。沙刺班咽了口口水：“顺英，